



韩迺寅著

断线的风筝

少年儿童出版社





断线的风筝

韩迺寅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断线的风筝

韩迺寅著

郁维良插图

朱铭善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武进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25 字数 30,000

1981 年 9 月第 1 版 198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7,000

统一书号: R10024·3842 定价: (三)0.15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祖国东北黑龙江畔，鄂伦春族少年儿童春节过后举行风筝比赛前夕，苏联特务瘦老头在窃得情报以后，利用二胖的幼稚和麻痹，把情报巧妙地系在了二胖的风筝上，然后弄断风筝线，让情报随着风筝飘向黑龙江对岸……后来，情报是否被送出？特务抓到了没有？二胖该怎么办？风筝比赛还举行不？还有，边防站的解放军知道了没有？所有这些，小说将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情节来回答少年读者。

目 录

一	快乐的鄂家娃·····	1
二	二胖的“小算盘”·····	7
三	孙悟空“挂彩”·····	14
四	会解疙瘩的老爷爷·····	18
五	昨晚发生的故事·····	23
六	比赛之前·····	28
七	秘密树洞·····	31
八	哥哥的箭·····	41
九	鬼把戏在哪里? ·····	46
十	跟踪追捕·····	52
十一	冻冰棍·····	57

一 快乐的鄂家娃

小朋友，你知道生活在祖国东北边疆黑龙江畔的鄂^(è)伦春族吗？他们的生活可有趣啦！边疆人民称颂鄂家个个都是神猎手，这话可真是丁点儿都不玄乎。你要是能到那里，准会被他们吸引住。在那里，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野林里跑的，就连那狡猾的水獭^(tǎ)①也满算上，在它潜到水底下捉鱼儿吃，那脑瓜儿露出水面喘口气的眨眼工夫，只要让鄂家猎手瞄上，准没它的性命了。你看，在这数九严寒的狩^(shòu)猎盛季，就连那汹涌奔腾的黑龙江，都乖乖地变得象条驯服求饶的长龙卧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哩！

眼前，春节刚过，鄂家娃们正欢度快乐的寒假。别看江汉子边上那塔尔根村的前前后后，触目林海雪原，放眼冰天雪地，村里村外，却到处都有孩子们

① 一种生活在水边的野兽，能游泳，捕鱼为食，皮毛棕色，很珍贵，可做衣领、帽子等。



的欢乐世界。你看吧：他们每天按时参加完假期小组的学习活动以后，一个个都戴上小豹〔páo〕皮帽，穿上其哈密①，仨〔sā〕一帮俩〔liǎ〕一伙的凑到一块儿，有的去玩四眼狗爬犁②，有的到林边拉弓猎鸟，有的去林子里下兔套儿，还有的喜欢到江冰上凿个大冰窟〔kū〕窿〔lóng〕，用搅罗打鱼……

要说起鄂家孩子们那些各自有趣味的事来，可真是老鼻子啦，一会儿半会儿的唠不完。不过，这里的孩子们也有共同的喜好，就是放风筝。在这里，那些能扎又会放风筝的小能手，可招大人夸奖和伙伴们羡慕了。每年春节过后到了放风筝的时节，学校还组织一次风筝比赛呢。这阵儿，百多户人家的塔尔

① 豹子皮做的小童靴。

② 鄂家养的一种狗，眼上面有两撮椭圆形的白毛，象多长了两只眼，人们称它四眼狗，可以拉爬犁。

根村，几乎家家都挂着一只自己家娃子费尽心思扎制的美丽的风筝。有振翅欲飞的花蝴蝶，有红光闪闪的五角星，有摇头摆尾的大金鱼，有翩翩待舞的小燕子，还有葵花、蜻蜓、蜈蚣……可真是应有尽有。今年，孩子们都挺羡慕风筝小能手葛鹰别出心裁地扎的那只精神抖擞的孙悟空风筝。那孙悟空活灵活现地手搭凉篷，眺望远方，右手还紧紧握着一根金光闪闪的金箍棒，好一派天下无敌的气势啊！就跟那电影里或小人书上的一模一样儿，引得小伙伴们都来观赏。葛鹰向伙伴们介绍说，这孙悟空飞上天去以后，叫迎面的轻风一吹，那对大大的圆眼珠儿还能骨碌骨碌地转呢！这时，葛鹰的弟弟二胖在旁边脑袋一歪，神气地说：“真的！决不吹牛！”说完鼓起两边小腮，扑吃扑吃地一吹，那孙悟空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珠儿果真转起来了，馋得不少小伙伴直咂巴嘴唇淌涎水儿。要知道，这只孙悟空风筝这么好，葛鹰和弟弟二胖也真费了不少劲呢。

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鄂家孩子们迎来的第一个风筝比赛。葛鹰和伙伴们都盼着比赛的日子快点到来。离风筝比赛还有好几天呢，孩子们就都把风筝扎好，描上图案，挂在墙上盼着了。要知道，葛鹰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哩！那几个夜里，阿爸、阿妈

早就睡熟了，他还一个人趴在被窝里，双手都攥成小拳头支着下巴颏，两只大眼睛直勾勾地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这个好图案。他把二胖从热被窝里捅醒，叫起来点上蜡，就在厨房里鼓鼓捣捣地整整扎了多半宿！当他们扎好风筝，糊上纸，描上颜色后，还工工正正地写上了毛主席的两句诗：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葛鹰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们没有忘记莫什库老爷爷给他和伙伴们讲的一桩桩一件件老沙皇欺负鄂家的事，也没有忘记老师讲的新沙皇不断派遣特务来搜集情报搞破坏活动的种种丑行。这里和苏联只一江之隔，他要让这孙悟空风筝飞起来告诉江那边的坏蛋：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有的伙伴看完这孙悟空风筝，不知道葛鹰扎这只风筝的意图，一门儿竖着大拇指赞扬说：“棒极了！这孙悟空风筝准能象真孙悟空一样会腾云驾雾，飞得老高老高，准保比赛得第一名！”这话正中二胖的心意，夸得他心里美滋滋的。

二胖掰着手指头算啊算，可算是要盼到了，明天就要进行风筝比赛了，到半夜他还没睡着，两眼还在



一个劲地对墙上骨碌碌地看。

墙上，挂着孙悟空风筝。明天比赛时，这只风筝到底怎么样呢？嘿，准会象伙伴们夸的那样，飞得老高老高！

想着想着，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二 二胖的“小算盘”

这天晚上，二胖做了一个挺不好挺不好的梦：三声信号枪响过，风筝比赛开始了，他和哥哥放的那只孙悟空风筝，刚飞起来还挺好的，可是不一会儿，就开始翻筋斗，打把式，接着又去追赶白骨精，还



去王母娘娘的仙桃园里偷仙桃，就是不肯往高里飞！人家莫尼丽的大蜈蚣风筝都飞得老高老高了，它却一点不在意，咳！二胖正急得直跺脚，窗户底下鸡窝里的大芦花公鸡把他叫醒了。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揉揉惺忪的睡眼，看见脚后的哥哥还在呼呼大睡，这才定下心来。他撩起窗帘往外一看，天才蒙蒙亮，

离比赛的时间还早着哩！他只好又钻进被窝里。

这回，二胖可怎么也睡不着了。他翻一个身儿又一个身，眼睛使劲闭了又闭，一桩桩担心的事儿变成了一个个问号，就象摇摆尾巴的蝌蚪一样，直从他脑瓜子里往外钻：这只孙悟空风筝要真象梦里那样调皮可怎么办？真那样，今年不就又比不过莫尼丽了吗？……

二胖这么担心孙悟空风筝飞不高，原来心里早就拨拉他那小算盘了：别看莫尼丽去年风筝比赛得了第一，其实他和哥哥的风筝只比她的差一丁点儿，今天只要稍加把劲，准能超过她！二胖和莫尼丽暗暗叫上劲，还是去年在夏令营里那次“捉特务”活动时的事。

那天，夏令营组织抓特务活动。傍晚，天黑乎乎的了。二胖和伙伴们装扮边防军的解放军战士，莫尼丽装扮苏联特务。莫尼丽按规定向山里跑去潜伏起来以后，二胖和伙伴们端着“冲锋枪”，开始一人负责一段距离，拉网式地搜捕前进。谁知，这莫尼丽脑瓜里的点子可真多，二胖明明瞧着她去潜伏时穿的是大花格子上衣，真没想到，她躲过他们的视线以后，就把早套在里边的青布衣服换到了外边。她把脑袋和一棵倒在地上的困山木接上，一动不动地躺

在那里，黑影里，就象一根木头一样。偏偏这么巧，二胖就负责经过困山木的这段地盘。二胖只顾眼睁睁的去找大花格衣服了，打困山木跟前走过的时候，就根本没在意，只一个劲儿往前跑，便让“特务”逃跑了。结果，这次抓特务活动莫尼丽胜利了，还得了奖。当时，那些装扮解放军战士的伙伴直埋怨他，再加上他平时做作业时，写出的字儿总爱丢胳膊拉腿的，伙伴们当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马大哈”。这已经够叫二胖上火的啦，更气人的是，莫尼丽才比自己高那么不丁点点，还装出一副大姐姐的样子，点着二胖的脑门儿说：“你这个‘小马大哈呀’，警惕性就是不高！”二胖才不服气哩！可他自知理亏，只在心里嘟囔：“什么警惕性不警惕性的！这又不是真的抓特务，要是真遇上特务，我准有招儿抓住送到边防站叔叔那儿！”从此以后，二胖就跟莫尼丽暗暗叫上了劲。

“哼！就不信那个劲儿，这回风筝比赛，就非赢过莫尼丽不可！”二胖攥紧拳头，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瞧着墙上的孙悟空风筝，梦里的情形又在脑子里飘忽起来，过开了小电影。他眨巴眨巴眼，心里琢磨：“是应该把哥哥捅醒，趁比赛没开始，先拿出孙悟空风筝试放试放！”他刚要伸手，又一想，哥哥肯定不会同意的，前几天，风筝刚扎起来时，他那么一个劲儿

地说好话要去放放，哥哥都没答应呢……

二胖越想赢过莫尼丽的大风筝，就越担心那孙悟空风筝飞不高。思来想去，他攥紧小拳头，使劲儿一挥，终于做出了最后决定：对！就这么办，先去把莫尼丽找着，让她也带上风筝先到比赛场比试比试，要是能把她比过呀，别的伙伴就不在话下啦！比不过的话，赶快跑回来告诉哥哥，好再另想点招儿。他边瞧着熟睡的哥哥，边悄悄地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下了炕，摘下挂在墙上的孙悟空风筝和一拐子风筝线，不出声地拉开门闩，一闪身溜了出去。

二胖来到莫尼丽家，她阿妈正在厨房里做早饭，说莫尼丽刚出门，不知哪儿去了。二胖扭头就要走，忽听屋里有人问：“谁呀？”

莫尼丽的阿妈回答：“是葛家的小二胖。”

听声音，二胖就知道那是莫尼丽的爷爷莫什库。别人都说，莫什库老爷爷本领可大啦，那山里的狼、虎、熊、豹、狍、獐、鹿、犴(hān)达罕(hǎn)……他都打过。

“小二胖，进屋来，我和你说点儿话。”莫什库老爷爷话音刚落，见二胖拎着个大风筝走进来了。他缠好最后一圈裹腿带，笑哈哈地说：“噢，对啦，今天是你举行风筝比赛，让老爷爷看看你的风筝。”

你别瞧莫什库老爷爷胡子都花白了，他身板儿可硬朗啦，走起路来，那两只脚就象两把锤子，敲得大地冬冬响。



莫什库老爷爷接过孙悟空风筝，一看上面那两句毛主席的诗句，顿时就捋⁽¹⁰⁾

着花白的胡子乐了：“二胖，这是你写的吗？”

二胖瞧着莫什库老爷爷摇摇头说：“不，不是我，是我哥哥写的。”

“好极啦！好极啦！”莫什库老爷爷一边夸奖，一边问二胖，“你认识这些字吗？”

这一问，二胖的心冬冬跳快起来，好象是都认识，哥哥写时他亲眼瞧着一笔一划写完的啊。他走上前去两步，用手指头指一个念一个，念得零零碎碎不说，还把那“缘”字当成“绿”字念了，莫什库老爷爷

拍着他的肩膀笑哈哈地说：“怪不得你连特务和困山木都没分出来，这回又看马虎眼了！”

二胖的脸蛋儿本来在外面一冻，进屋后叫暖气儿一热乎，就红扑扑的了，叫莫什库老爷爷这么一笑一说，变得更红了，就象那通红通红的大苹果。

二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就那一回没抓住呗！”

莫什库老爷爷严肃地说：“一回也不行啊！你要知道，放走一个特务，他就能干老鼻子坏事

